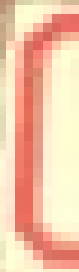


石洲詩話(二)
話



紅樓夢卷二



石洲詩話

(二)

翁方綱撰

石洲詩話卷第五

遺山撰錄中州集云。國初文士。如宇文太學。蔡丞相。吳深州之等。不可不謂之豪傑之士。然皆宋儒。難以國初文派論之。故斷自正甫。爲正傳之宗。党竹谿次之。禮部閒閒公又次之。遺山之論如此。而顧俠君乃以遺山入元詩。何耶。

朱諫議之才。和東坡跋周昉欠伸美人。用漢宮李夫人轉面不顧事。頗精。全篇合看。尙非高作耳。

朱葭州自牧句云。寒天展碧供飛鳥。落日留紅與斷霞。頗工。

党承旨粉紅雙頭牡丹詩。不爲高作。

屏山李先生純甫。赤壁風月笛圖一詩。卽遺山赤壁圖所本。

照了居士王嘏。和二宋落花詩。頗尙劣。

遺山舉李長源佳句。如洛陽才子懷三策之類。凡數聯。阮亭則於中獨舉烟波蒼蒼孟津戍。旌旗歷歷河陽城一聯。愚謂長源懷淮陰詩。渭水波濤喧隴阪。散關形勢輒興元。氣格亦不減古人也。大約以幽并慷慨之氣出之。非盡追摹格調而成。

遺山金亡不仕。著壬辰之編。撰中州之詩。掩淚空山。殫心野史。此豈可以元人目之。顧俠君選元百家詩。

既欲自附於中州集。知人論世之大義。而開卷先錯謬如此。此何說也。

當日程學盛於南。蘇學盛於北。如蔡松年。趙秉文之屬。蓋皆蘇氏之支流餘裔。遺山崛起。黨趙之後。器識超拔。始不盡爲蘇氏餘波。沾沾一得。是以開啓百年後文士之脈。則以有元一代之文。自先生倡導。未爲不可。第以入元人。則不可耳。

遺山以五言爲雅正。蓋其體氣較放翁淳靜。然其鬱勃之氣。終不可掩。所以急發。不及入細。仍是平放處多耳。但較放翁。則已多淳蓄矣。

遺山五古。每疊一韻。以振其勢。微與其七古相類。蓋肌理稍疎。而秀色清揚。卻自露出本色耳。

五言詩。自蘇黃而後。放翁已不能腳踏實地。居此後者。欲復以平正自然。上追古人。其誰信之。雖以遺山秀筆。而執柯睨視。未之審也。甚矣取逕之難也。

遺山七言歌行。真有牢籠百代之意。而卻亦自有閒筆對筆。又攙和以平調之筆。又突兀以疊韻之筆。此固有陸務觀所不能到者矣。

遺山七古。詞平則求之於氣。格平則求之於調。

合觀金源一代之詩。劉無黨之秀拔。李長源之俊爽。皆與遺山相近。而由遺山之心推之。則所奉爲一代文宗。如歐陽六一者。趙開閒也。所奉爲一代詩宗。如杜陵野老。者。幸敬之也。至於遺山所自處。則似乎平在。

東坡而東坡又若不足盡之。蓋所謂乾坤清氣。隱隱自負。居然有集大成之想。

梁園春五首。可與西園詩相印證。

遣山樂府有似太白者。而非太白也。有似昌谷者。而非昌谷也。

切響浮聲發。巧深一篇。蓋以縛於聲律者。未必皆合天機也。然音節配對。雙聲疊韻之類。皆天地自然之理。亦未可以巧字概抹之。

論詩絕句。奇外無奇。金入洪爐二篇。卽先生自任之旨也。此三十首已開阮亭神韻二字之端矣。但未說出耳。梁園春續小娘歌。雪香亭雜詠。皆關係金源史事。與遣山心事。

顧俠君所選元詩。凡三集。漁洋竹垞並稱述之。然漁洋所稱。只初集之百家而已。或後兩集。漁洋未及見耶。

李莊靖詩。肌理亦粗。說者乃合韓、蘇、黃、王以許之。殊爲過當。

爾時蘇學盛於北。金人之尊蘇。不獨文也。所以大士夫無不沾丐一得。然大約於氣概用事。未能深入底蘊。

遣山雖較之東坡。亦自不免肌理稍麤。然其秀骨天成。自是出羣之姿。若無其秀骨。而但於氣概求之。則亦未矣。

顧俠君謂元人用韻頗有淆譌而入聲尤甚。或以北方土語混入古音。或以閩越方言謬稱通用。如庚、青、蒸、與真、文、韻同押。再如魚、虞、與支、齊、同押。此豈非變而太過者。然其來已久矣。若劉靜修桃源行漁舟載入人閒世。卻悔桃花露蹤跡。此則竟是北方土音之偶相似者。未及檢審耳。然竊疑遺山虞坂行孫陽騷不並世句。亦是如此。雖上已有韻。而以文勢論之。此句似疊一韻者耳。

靜修全學遺山。遺山風力極大。而所受則小。若靜修之桃源行云。小國寡民。君所憐。賦役多慙。負天子。則傷於小巧矣。

宋人諺云。江南若破。白鴈來過。靜修白鴈行。卽賦此事也。

靜修詩。純是遺山架局。而不及遺山之雅正。似覺加意酣放。而轉有倉氣處。卽以調論。細按亦微有未合。以遺山之天骨開張。學之者自應別有化裁。如靜修之詩。第以雄奇磊落之氣賞之可耳。若以詩家上下源流之脈言之。殊未入於室也。

方虛谷秋晚詩云。堂堂陳去非。中興以詩鳴。又云。恭惟陳無已。此事獨兼之。看其意甚尊兩陳。

又云。沈宋非不工。子昂獨高步。畫肉不畫骨。乃以帝閑故。以此論詩。其旨隘矣。然末二句。可作東坡韓幹馬七古長篇注腳。

方虛谷論宋詩。如謂宋初諸公。李文正。徐常侍。昆仲王元之。王漢謀。爲白體。楊劉二宋。張乖崖。錢僖公。丁

崖州爲崑體。寇萊公、魯三交、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道遙、趙清獻之徒爲晚唐體。皆是獨以蘇子美與歐陽公稱二難。相爲頡頏。又謂梅聖俞爲唐體之出類者。此則未喻其旨。大約虛谷之意。以西江體裁。量後先諸家。於蘇門中獨取張文潛。謂自然有唐風。別成一宗。

西崑之靡弱。西江以麤勁反之。四靈以清苦洗之。而又太狹淺。此馮定遠之言也。

虛谷自言。七言決不爲許渾體。安希黃陳老杜。力不逮則退爲白樂天及張文潛體。五言慕後山。苦心久矣。亦多退爲平易。蓋其職志如此。

戴帥初詩。寒起松鳴屋。吟圓月上身。老樹背風深拓地。野雲依海細分天。鄉山雲淡龍移久。湖市春寒鶴下遲。皆佳句也。又如登塹水溫初荇菜。粉牆風細欲梨花。六橋水暖初楊柳。三竺山深未杜鵑。此二聯句法亦新。

耶律文正詩。阮亭評爲質率。池北偶談摘其從軍西域數詩。以爲頗有風味。今統觀之。大約總不出乎質率。

蘇子卿上林鴈足書。事乃詭言。以動單于。非實有其事也。至元郝伯常使宋。彼畱於眞州。汴中民射鴈金明池。得繫帛書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孤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眞州忠勇軍營新館。是時南北隔絕。不知中統之爲至元。

也。中統十五年即至元十一年也。明年乙亥四月奉使還。

郝伯常唐十臣像歌。每人四句。平板實無義味。

子昂云。作詩用虛字殊不佳。中兩聯填滿方好。以此力矯時弊。此言雖近於有意。然初學正不可不知。

趙子昂東陽八詠樓詩。頗有風致。

袁伯長才氣。在趙子昂之上。

伯長上京雜詠。敍次風土極工。不減唐人。

馬伯庸詩。亦極展才氣。然較之袁伯長。覺邊幅稍單窘矣。

漁洋謂仲章境地。未能深造。歌行開工發端。而窘於邊幅。視同時虞伯生。范德機。亦諸侯之附庸也。今觀

其詩才。又在馬伯庸之下。子師泰有玩齋集。父子相繼著述並傳。亦盛事也。

張中丞養浩贈劉仲憲一詩。七古至六十八韻。然殊平漫。

許有孚冷然臺雪。用東坡聚星堂韻之作。並非禁體。詩亦不工。

有宋南渡以後。程學行於南。蘇學行於北。其一時才人俊筆。或未能深入古人腴理。而一二老師宿儒之傳精義微言。專在講學。又與文家之妙。非可同條而語。至如南宋諸公之學。尤在精於考證。如鄭漁仲。馬貴與。以逮王深甫。源遠流長。百年間亦須有所付受。入元之代。雖碩儒輩出。而菁華醞釀。合美爲難。虞文

靖公承故相之世家。本草廬之理學。習朝廷之故事。擇文章之雅言。蓋自北宋歐蘇以後。老於文學者。定推此一人。不特與一時文士爭長也。

道園兼有六朝人醞藉。而全於含味不露中出之。所以其境高不可及。嘗有少陵愛何遜太白似陰鏗之句。實亦自道。

虞伯生七律清深。自王荊公以後。無其匹敵。

虞伯生竹枝歌。不減劉夢得。

伯生七古高妙深渾。所不待言。至其五古。於含蓄中吐藻韻。乃王龍標、杜牧之、以後所未見也。至治、天歷之間。館閣諸公。如虞伯生、袁伯長、王繼學、馬伯庸。每多唱和。如代祀西嶽上京雜詠之類。田汝成西湖志餘所載。順帝卽位時。馬尾縫眼。由是兩目喪明之事。顧氏但據史甯宗殂時。曾召入議政。謝病歸。以證其誣。然爲此說者。第因文靖晚年目疾而傳會耳。予前年得宋宣和畫貓卷。有文靖題云。御筆製貓毛毯奇。畫師雖巧亦難齊。中原麟鳳知多少。未得君王一品題。至正五年夏仙井虞集。按至正五年。文靖已七十四矣。筆勢尤蒼逸。信乎前說之誣也。

文靖有一筆可當人數十筆處。而又於風流醞藉得之。並不枯直。

楊仲宏詩骨力既孱。格調復平。設色賦韻。亦未能免俗。不解何以與虞齊名。

仲宏格力。尙在袁伯長、馬伯庸之下。乃鐵崖西湖竹枝序云。我朝詞人。能變宋季之陋者。稱仲宏爲首。而

范、虞、次之。此真不可解也。

范文白詩頗有格調，亦不能深入。此事有格調，則可以支架矣。亦較楊仲宏稍雅。

仲宏覺有盛氣，故有百戰健兒之稱。德機純就格調，故有唐臨晉帖之目。然而德機之格調，亦自不能堅實，與仲宏之盛氣等耳。

揭曼碩曉出順承門，有懷太虛五言四句，全襲古詩，只改東門爲南門，其餘不易一字。此真不可解也。虞伯生嘗謂揭曼碩詩，如三日新婦，已詩如漢庭老吏，揭聞之不悅。故憶昨詩，有學士詩成每自誇之句。虞得詩謂門人曰：揭公才力竭矣。因答以詩云：故人不肯宿山家，夜半驅車踏月華。寄語傍人休大笑，詩成端的向誰誇。并題其後云：今日新婦老矣。按揭曼碩詩格調固自不乏，然亦不能深入。雖閒有秀色，而亦不爲新艷。不知所謂三日新婦與美女簪花者，何以肖也。

總之楊、范、揭三家，不應與虞齊名。其所以齊名者，或以袁伯常、馬伯庸輩才筆太縱，轉不若此三人之矜持格調者，謂可以紹古乎。然以格調論之，范稍雅飭，揭稍有致，楊則平平，皆非可語於道園之學古也。

黃文獻爲有元制作大手，其詩亦具風骨，而入之不深，放之不大。若比楊仲宏則固勝之遠矣。此究是讀書人詩也，只不能超然脫化耳。

以詩筆論之，黃文獻應在袁、馬之次。

柳道傳觀趙使君所藏書畫古器物詩。太平直無節簇變化。試以梅都官三館書畫詩比之。則優劣見矣。

歐陽原功詩。所傳雖不甚多。而精神亦少。又在黃柳之次。蓋學有本原。詞自規矩。初非必專精於詩也。

薩天錫白翎雀一首。學虞伯生作。可謂點金成鐵。

薩鴈門京城春莫七律。太像小杜。鴈門詩多如此者。然似此轉非善學小杜。不過大致似之耳。

天錫雀鎮阻風云。南人北人俱上冢。桃花杏花開滿城。此是自然風致。

天錫七律。故不深入。然其才情有餘。則亦有詞到而氣格俱到者矣。

鴈門自有才情。然句法有太似前人者。則以其中未嘗深入故耳。

鴈門風流跌宕。可謂才人之筆。使生許渾趙嘏閒與之聯鑣並馳。有過之無不及也。

王子宣宮詞云。南風吹采斷蓮歌。夜雨新添太液波。水殿雲廊三十六。不知何處月明多。王龍標杜樊川之流亞也。然昔人論此篇。卻謂不及薩天錫之作。天錫云。清夜宮車出建章。紫衣小隊兩三行。石闌干外銀燈過。照見芙蓉葉上霜。此則才人之極筆矣。愚謂卽此二詩。而元明兩代與唐人離合遠近之故。已自判然。不待拈諸大篇而後知也。

薩天錫詩。宮詞絕句第一。五律次之。七古七律又次之。五古又次之。再加含蓄深厚。杜牧之不是過也。

顧秀野元百家詩體裁潔淨勝於吳孟舉宋詩鈔遠矣猶嫌未盡審別雅俗耳如關係史事及可備考證者自不應概以文詞工拙相繩若其言懷敘景之作自當就各家各體從其所長而去其所短一人有一人之菁華豈必一例編載陳陳相因哉

宋子虛七言樂府諸篇馮海粟所極賞者藻力雖極橫逸然不無矯強處非薩鴈門天然清麗可比似未可概以古錦囊中語目之

宋子虛李翰林墓詩承恩金馬詔失意玉環詞雖太白復生亦當激賞子虛春別云楊柳昏黃晚西月梨花明白夜東風可謂清新未經人道

西湖酒家壁畫枯木云拗怒風雷龍虎氣盤摺造化乾坤力造化乾坤復見句中可乎

宋子虛詩題中稱唐元宗爲李三郎此小說口角烏可以入詩哉元人文字所以漸流於曲子也

宋子虛西湖詩云戀著銷金鍋子暖龍沙忘了兩宮寒語雖直致可當宋詩史

宋子虛吟嘯集詠古諸作甚塵陋題龔翠巖中山出遊圖七古亦劣

張蛻菴范寬山水一首中忽插九言一句似未盡叶元人如宋子虛之類才氣非不豪縱然其音節未必皆天然合拍者也

張仲舉不爲字羅帖木兒草詔自誓一詩足表千古矣蛻菴小遊仙詞八首勝於曹堯賓

蛻菴才調富有，兼以宕逸之氣出之。阮亭先生稱其有法度。阮亭所見乃洪武三年錫山耶成鈔本凡四卷，稱書法妍妙逼真，佛遺教經此本秀野當也。

楊廉夫序玩齋集，論元一代之詩，有郝元初變，未拔於宋，范楊再變，未幾於唐之語。此似以遺山入元詩，然第一時稱述之詞，從流溯源之論耳，未可以爲據也。

當時之論，以虞、楊、范、揭、齊名，或者又以子昂入之，稱虞、楊、趙、范、揭。楊廉夫序貢師泰玩齋集，又稱延祐、泰定之際，虞揭馬宋，下顧大歷與元祐，上踰六朝，而薄風雅。金華戴叔能序陳學士基夷白齋集云：「我朝自天歷以來，以文章擅名海內者，並稱虞、揭、柳、黃。」鐵崖又序鄭九成曰：「虞詩爲宗，趙范楊馬、陳、揭副之。」此言是矣，而不及袁伯長。」由此觀之，可見諸公齊名，元無一定之稱。楊范揭與馬宋等耳，皆非虞之匹。趙子昂亦馬伯庸伯仲。黃柳雖皆著作手，而以詩論之，亦不敵虞。爾時論者，必援虞以重其名耳。

賈玩齋黃河行七古，中間及結處，忽然疊下騷句，又插以四言，似於音節太硬。昔阮亭嘗以雜言長句，爲英雄欺人，然亦看上下音節何如耳。

玩齋題韓滉移居圖詩，清勻有節，元人七古多濃鋪金粉，似此者正不可多得。

玩齋學圃吟七古長篇中，水崧山芥渡陵菰云云，一連排蔬果名目，至十句之多，亦前人所未有也。玩齋力清勁，而韻深秀，又非橫逞才氣者可比。

玩齋題蘇子瞻像詩甚奇。其題淵明小像云。呼童檢點門前柳。莫放飛花過石頭。則細意之作也。一作甚。敬所詩。

急誤。蓋敬所嘗書此詩耳。

玩齋西湖竹枝亦工。

張蛻菴貢玩齋。皆元末大家。玩齋元亡隱吳淞江上。其才致清逸。殆不讓鴈門。

前輩有一篇名作。後人多效之。如虞道園白翎雀。迺易之京城燕詩效之。薩天錫又效之。

易之金臺集。風俗翹秀。多有關風化之言。不苟爲炳炳烺烺者也。

蛻菴玩齋易之諸什。皆具有風骨。非漫爲彩色者。置諸馬伯庸揭曼碩諸公間。正是未肯多讓。

鹿皮子陳樵寒食詞。綿上火攻山鬼哭。霜華夜入桃花粥。重湖烟柳高插天。猶是咸淳賜火煙。語濃意警。

阮亭謂其有麥秀黍離之痛。

陳居采詩學溫李。而有清奇之氣。

謝宗可詠物詩。凡百篇。題既皆出雕鐫。詩亦刻意纖瑣。大率有形無神。所謂麗而無骨者也。然亦不能十分綺麗。以其都是平鋪耳。

吳淵穎泰山高。仿歐公廬山高也。奇氣似欲駕出其上。韓文公云。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奐。此評孟東野卻不甚肖。若以評吳淵穎卻肖也。淵穎詩奇情異彩。都從生硬斫出。又以自己胸中鎔經鑄史之氣。而驅

使一時才俊之字句卓然豪宕凌厲無前視黃柳諸公不啻倍蓰過之但細按之未免出於有意耳吳正傳才藻凡弱不能與黃柳相抗又勿論立夫也

歐陽原功敍周衡之此山集云宋金之季詩人宋之習近骯敝金之習尙號呼南北混一之初猶或守其故習今則皆自刮劖而不爲矣世道其日趨於盛矣乎此論特借此山集發之耳

李長吉詞調藻韻故自艷發然至元人不拘何題不拘何人千篇一律千手一律真是可厭其一二體氣稍弱者亦復效之實無謂也

朱德潤德政碑無祿員諸詩亦香山秦中吟之遺意而語益切至使聞者足以戒此皆有用之文也

長沙陳志同歌行如趙子昂畫馬歌朔方歌萬里行諸篇嶽嵒磊落在元人諸名家中卓然有風骨不徒以金粉競麗者昔漁洋先生從人借宋元人詩集數十種獨手鈔所安遺藁一卷良是具眼又先生居易錄云陳秦志同歌行馳騁筆力有太白之風在元人諸名家中當居道園之下諸公之上而名不甚著豈名位卑耶今觀其詩如萬里行之類實有似太白處然合一卷通看之似尙未可遽躋諸道園之次合看其一二近體卽知之矣若較楊仲宏輩則固勝之耳至顧秀野乃以清婉評之則殊屬違戾此直似不知詩者之言

杜清碧卽撰宋末遺民詩谷音者漁洋先生評其自作殊庸庸無足採者也清碧嘗自謂得楊仲宏詩法

余忠宣五言卓有風骨。非同時諸家所可及。此與陳龍泉泰七言並當拔萃者也。

歐公廬山高用江韻尙可。若胡傲軒海棠給四江韻一篇。則幾於有韻無詩矣。

周伯溫天馬行詠至正二年壬午七月西域拂郎國獻馬詩語頗得應制之體。陸河南仁亦有歌極爲暢較伯溫作遜之遠矣。

張思廉詠史諸樂府皆不如代魏徵田舍翁詞一篇。

張思廉驚才絕艷。然純是雄冠劍佩氣象。殆天所以位置斯人。故不爲春容和鳴耳。

鐵崖湖龍姑曲全與張思廉作相同。中只換數字。豈改而存之。未暇芟去耶。

禽言亦樂府竹枝之一類也。然廉夫禽言亦自不能出奇。蓋禽言達意。元不能出奇。卽都官泥滑滑一首亦只神韻佳耳。

廉夫自負五言小樂府。在七言絕句之上。然七言竹枝諸篇當與小樂府俱爲絕唱。劉夢得以後罕有倫比。而竹枝尤妙。至於七言長篇。則張思廉亦有之。仍是從李長吉打出耳。

楊廉夫詩夜半酒酣呼阿吉。吉字注平聲。此與日下舊聞所載賣驢券中語同。小朱何以獨譏之。

漫興七首序云。學杜者必先得其情性語言。而後可得其情性語言。必自漫興始。朱竹垞嘗譏其不知興字本爲興字之訛。然姑無論。此卽以學杜而論。亦豈可先自此等絕句入手。此廉夫自文其弔詭之習。而